

翁

楚辭上

世

離騷

華

著

文史哲學集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前世未聞後人

莫繼豆古奇作

也劉勰曰不有

屈原豈見離騷

信哉

自古文章家不

掩其情質者屈

子一人

離騷風之遺

也與此賦錯出

咸章騷賦相未

易瞭細玩并然

有理

汨余十二曰德

是汲之慕君德

日待思之意寓

伯虎云

楚

辭

論

集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

宿莽
冬名
元

版
韻音

翁世華著

文史哲學集成

楚

辭

論

集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202

文史哲學集成

楚辭論集

著者：翁世華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實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楚辭是戰國末年楚國宗臣與愛國詩人屈原跟宋玉等人的詩歌總集。但是「楚辭」之名當時默默無聞，一直要等到漢興，楚辭一名方才第一次出現在司馬遷的史記。也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楚辭一躍而成爲兩漢時代所流行的一種顯學。這是由於開國帝王的喜愛與創導，而群臣學士追風向往樂學的結果，即所謂「上行下效」的影響之故。此後各代都有熱中研習楚辭的學者與詩人出現。例如深受其作者「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的堅持奮鬥、忠貞不渝的精神之感召，而發憤著述，以完成其可藏諸名山之作的太史公司馬遷之與史記；雖然被貶爲長沙王太傅，而仍能忍辱苟活的賈誼之與弔屈原賦、鵬鳥賦；盛讚「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江上吟）的盛唐詩仙李白；不斷推崇、欽佩與同情楚辭另一個作者宋玉，而又慨嘆「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詠懷古迹）的詩聖杜甫；自以爲「吾父終其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唯屈子一人耳」的北宋詞人蘇東坡；認爲楚辭對後世文章的影響，「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的大文豪魯迅；還有以爲「差不多二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特別是民族文學，都在他（屈原）影響之下，他對後世的偉大而長遠的影響，實在可與希臘的荷馬、意大利的但丁相媲美」（屈原考）的郭沫若；斷然肯定「楚辭的文

學價值在任何文學之上」(楚辭概論)的楚辭專家游國恩。此外專門研究楚辭的學者專家論著，多得汗牛充棟，不勝枚舉，實在無需逐一敘介。我們只消翻看姜亮夫的楚辭書目五種與饒宗頤的楚辭書錄二書，便可窺見一斑。楚辭影響后世文壇所以這麼既深且廣，乃是由於其偉大作者屈原的人格，已融化為中華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他的存在，已成為華人生活習俗裏一年一度的慶祝與祭拜的對象，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裏的原故。淮南王劉安稱其偉大處「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固然有點誇大其詞，但是屈原楚辭今后將永遠與中華文化共存亡，乃是可以斷言的一個事實。例如今天我們講中國文學史，不能不提到楚辭。我們講詩歌、韻文的歷史，也不能不講到楚辭。海內外各大學中文系、漢學系要開中國古典文學課程的，也少不了楚辭。在現代的外交界，楚辭一書還扮演過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呢！總之，楚辭雖稱不上是廿世紀的一門顯學，却也定然不是一門絕學！

說來楚辭原非我的本行。由於系裏一時沒人擔任這門功課，我就勉強「承乏」起來，一直擔任到現在。中間有一度兼任一些行政的工作，停教了兩年。雖然如此，前後算來，也跟楚辭結下了十幾年之緣。期間隨教隨學。一學則多疑，有疑則必尋求釋疑之方。何況身為教師的，其職責即在釋疑解惑呢！所以就在這樣教與學的需要之下，以及年來研究所得的結果，陸續寫下了這些篇章，先後發表於海內外各學誌書刊。現在看來，頗有支離散亂之感。尤其是要提供諸生參閱時，更感不便。因而乃決定集合起來出此單行本。同時也可乘此就正於同好。

一九八七年十月廿八日

翁世華誌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楚辭考校」前言

楚辭考校之作，隋釋道騫已發其端。雖其楚辭音以論音爲主，間亦校訂字句之異同。惜其書已亡佚。今於敦煌唐寫本楚辭音殘卷猶可略窺一斑。自南宋洪興祖始有楚辭考異一卷之作。然此書有宋以降已雜入楚辭補注一書之中。今據洪補所載，洪氏考異也者，其實不過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謂：「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云耳。未能校正各本之是非也。明汪瑗亦有楚辭考異一卷。此書取王逸章句、興祖補注及朱子集注三本互校其字句。惟氏所未見之本尙多，非善校也。近人劉師培復作楚辭考異十七卷。此書原旨以臚列異文爲主，間或訂正誤字。章句是非，概弗議及。於諸書異文，略備之矣。然取材雖廣，而了無精義。闕漏譌奪，亦所在多有。是以許維遙繼有楚辭考異補之作。然此書迄未正式刊行。聞一多、姜亮夫二氏所見，亦僅稿本耳。據聞氏（校補）云：「此書起離騷，盡天問。采輯各書，與劉氏略同」。姜氏（校注）亦云：「采輯諸家引文，并參各版本，實最博洽。惜全稿未竟」。聞氏楚辭校補一書，用力之勤，堪爲各家之冠。采用古今諸成說之涉及校正文字者，都二十八家。其誤正前人論說、訂正各本是非，創獲固多。然疏漏、訛謬、牽強之處，亦屢見不鮮。姜氏屈原賦校注一書之校勘部分悉采劉氏考異、許氏考異補與聞氏校補之陳說，不啻別無新解，且復訛以傳訛。未覆

檢原書，襲而莫辨真贋之過也。張亨「離騷輯校」與「楚辭斟補」二文，用力雖勤，亦偶出新義。然若論成就，終未能超越前賢。本書乃據王師叔岷校讎學之論例，搜檢古注、類書之引及楚辭者，並援據其相關載籍以爲佐證。往往於開卷之餘，頗有創獲。雖屬隻字片語，率皆前人之所未及見、或見而視若無睹、未識其可寶者。又據檢驗所得，以謾正今本之譌誤、或證實今本之不誤、或辨證某本之爲原古、某本之爲晚出等等，往往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匡前人之所未逮。雖未敢自以爲是，然此中甘苦已備嘗之矣。

本書之能順利繕成，作者本人無數課餘之晨昏，夜以繼日之筆耕而外，惠助於我者頗多。爰特誌謝忱於下：

首當拜謝者爲王教授叔岷師。叔岷師治學精勤，修己嚴謹。其爲人也淳厚、篤實；其待人也誠懇、寬善。其誘導青年，提挈後進，尤不遺餘力。作者從游三載，承悉心督導、攻錯論辯，從未間懈。蒙恩被惠感戴無既！

其次爲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已故屈萬里翼鵬先生與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法高先生之熱心鼓勵、前澳洲國立大學客坐教授吳輯華先生與前南洋大學已故教授黃勗吾先生提供珍貴資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民國六十年五月）、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前新加坡大學圖書館與前南洋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圖書館及大學圖書館等所給予之方便，統此誌謝。

本書撰寫期間，承前南洋大學研究院亞洲文化研究所職員黃美芳女士、中國語言文學系職員陳三妹女士、南大校友陳少平君、王業華君等輔助：或打字、或謄稿、或代搜資料等，煩勞辛苦，合當鳴謝。內子徐美嬌，年來教書之餘，理家課子，苦集一身，俾作者得以專注學業；復能協助本書之抄稿、校對等煩瑣工作；尤以所給予作者之精神支持、委婉鼓勵、慷慨諒解等，感激之情，誠難以言喻也。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日 翁世華誌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研究室

補記：本「前言」實乃本書姐妹篇「楚辭考校」一書之「前言」。由于手民一時之大意誤以爲即本書之「前言」。加以新台海分地隔，不便即時就近校閱，去年「楚辭考校」一書出版時竟然失收！今姑補并本書篇首，俟「楚辭考校」再版時補入。

作者誌於一九八八年一月九日

楚辭論集 目次

自序	一
「楚辭考校」前言	三
壹、離騷解題	一
貳、從說文解字引楚辭說起	三三
叁、楚辭九歌的倒裝法	五九
肆、楚辭「予」字研究	八一
伍、楚辭語文零釋	一一五
陸、淮南王劉安「離騷傳」辯	一三九
柒、郭璞楚辭注佚文拾補	一五五
捌、原本玉篇引騷紀要	一七七
玖、文學的外交——從「賦詩言志」到「贈書寓言」	一八七
拾、參引書目	二〇七

壹、離騷解題

楚辭以屈賦爲主。屈賦又以離騷爲主。離騷篇名，不下十解，愈解愈奇，莫衷一是。茲綜緝衆說，且申己見，分別評述如次：

楚辭雖以屈賦爲主，然楚辭之名，不始於屈原之世。（註一）亦不始於劉向之時。（註二）而始於漢初武帝之季，太史公司馬遷之書也。（註三）

屈賦雖以離騷爲主，然離騷之篇名，縱或爲屈子之所自命，却未見載於先秦之典籍。國語載伍舉所謂「騷離」之語，（註四）容或爲楚人之言，（註五）仍不得據以說屈子離騷之名（註六）。蓋國語之傳，先於屈賦；伍舉楚人，先於屈子。而況「騷離」云者，習常言語，實非篇名耶？誠然，「屈子行文命篇，蓋緣彼鄉賢之義，顛錯其詞」而爲之（註七）。無奈離騷之名確未始見於先秦之載籍也。「離騷」二字，縱與屈賦俱來，然屈宋諸賦，絕未提及。楚辭一書，惟劉向九歎三稱之耳（註八）。雖然如此，「離騷」之名，蓋始見於淮南王劉安之離騷傳。司馬遷採之以入史記屈原別傳。

二

爲屈子離騷作傳者，以淮南王劉安爲首（註九）。劉安對「離騷」二字應有詁訓。奈其傳早已散佚。無以考知其說之要義。而史記屈原列傳所引者，又未及之（註一〇）。似此，則說「離騷」二字之名義者，仍當以太史公爲首也。

史記屈原列傳云：「屈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按司馬貞史記索隱本、單行索隱（二十卷）本並作「而作離悞」。注云：「悞，亦作騷。按楚詞悞作騷，音素刀反。應劭云：『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亦云：「索隱本、楓、三本騷作悞」。是「離騷」二字，史記索隱與日本古本引多作「離悞」，與現傳楚辭異。洪興祖補註、朱熹集注等並無校語。張文虎曰：「索隱本作悞，疑今本史文皆後人所改」。饒宗頤楚辭書錄「離騷異文亦作離悞考第一」云：「則一本作『離悞』」。按此作「悞」之本，乃史記索隱本，與楚辭無關。非謂「離騷」二字楚辭有作「離悞」之本也。不能混爲一談。今據史記索隱古本所引，知楚辭古本「離騷」二字亦作「離悞」。集韻云：「悞，愁也。通作騷」。王師叔岷屈原賈生列傳斟證云：「案『憂愁幽思』四字疊義，愁、幽、思，皆憂也。爾雅釋詁：『憂，思也』。則思亦憂也。幽借爲悞，說文：『悞，憂貌』。又云『愁，息也』。息、憂古、今字。廣雅釋詁一：『愁，悞，憂也』。」是故不論作「騷」或「悞」，皆與史公所訓「憂」或「愁」，或即今所謂「憂愁」之

義合。然史公於「離」字無說。

班固離騷贊序云：「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班固蓋就史公之義引而伸之。尤以釋「離」爲「遭」，非啻言史公之所未言，且能啟發屈子之奧義。應劭亦云：「離，遭也；騷，憂也。」（註一一）是班、應距史公時近，又去屈子未遠，故能探解靈均之心曲。王師叔岷云：「『離騷』猶『離憂』，亦『遭憂』。班氏最得史公之意」。又云：「則班固、應劭承史公之意，釋『離騷』爲『離憂』惡乎不可？」（註一二）。王師說是也。蓋「離」之訓「遭」，楚辭一書所習見。實亦屈子之本義也。例如：

（一）離騷：「進不入以離尤兮」，離，洪補云：「遭也」。

（二）山鬼：「思公子兮徒離憂」。五臣云：「罹其憂愁。離，罹也」。莊子漁父「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引成玄英疏「離」作「罹」。云：「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罹四謗」是離、罹並遭也。

（三）天問：「啟代益作后，卒然離騷。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王註云：「離，遭也；騷，憂也。……故曰遭憂也」。是也。然王、洪二氏並以「惟」爲「思」，則非矣。殊不知此「惟」可讀「罹」。（註一三）「惟憂」卽「罹憂」，亦卽「遭憂」。上文作「離騷」，此文易作「惟憂」者，屈子慣用「改字避複」之法也。王師叔岷屈原賈生列傳斟證云：「姜亮夫云：『離騷，王逸以爲遭憂，卽離騷一聲之轉。惟，吾友劉盼遂讀爲罹、是也』。王氏於

離騷經序釋「離騷」爲「別愁」。於此何不釋「離騷」爲「別愁」或「別憂」？蓋由「惟憂」（卽「罹憂」）緊承「離騷」而言，不得不釋爲「遭憂」也」。王師說甚是。

四九章惜誦：「紛逢尤以離謗兮」，洪補云：「離，遭也」。疑此所謂「離謗」蓋本自莊子漁父「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之「離謗」也。

五惜誦又云：「恐重患而離尤」。王註云：「尤，過也。言……恐重得患禍，逢罪過也」。洪補云：「離，遭也」。「逢罪過」亦卽「遭罪過」也。

六懷沙云：「離慙而長鞠」。王註云：「慙，痛也。鞠，窮也。言已愁思，心中鬱結紆屈而痛。身遭疾病，長窮困苦，恐不能自全也」。洪氏考異云：「史記慙作慙。而作之」。洪補云：「離，遭也。慙，與慙同」。洪補釋「離」爲「遭」，蓋本王註「身遭疾病」而立義。

七懷沙又云：「離慙而不遷兮」，王註云：「慙，病也；遷，徙也」。洪氏考異云：「慙，史記作滑，一作閔」。王註又云：「身雖遭疾，心終不徙」。

八思美人云：「獨歷年而離慙兮」。王註云「修德累齒，身疾病也」。

九招魂云：「長離殃而愁苦」。王註云：「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暗主。……長遭殃禍愁苦而已也」。洪氏考異云：「離，一作罹」。

十七諫沈江：「反離謗而見攘」。王註云：「謗，訛也。攘，排也。……反爲讒人所謗訛，身見排逐而遠放也」。按：「爲讒人所謗訛」意卽「遭謗」，與上引莊子漁父及九章惜誦「離謗」

意合。

(丑)沈江又云：「離憂患而乃寤兮」，王注云：「卒遭憂患然後乃覺」。洪氏考異云：「離、一作罹」。
(丑)怨世：「恐離罔而滅敗」。王註云：「罔以喻法。言己欲高飛遠止他方，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洪氏考異云：「離，一作罹」。

(丑)哀命：「遭亂世而離尤」。王註云：「得罪過於衆人也」。「得罪過」卽「遭尤」。不作「遭尤」而作「離尤」者，以免與「遭亂世」重複故也。

(丑)九歎逢紛：「遭紛逢凶蹇離尤兮」，王註云：「言己遭逢紛濁之世而遇百凶。以蹇蹇之故，遂得罪過也」。按此句語法與上句同。作「離尤」而不作「遭尤」亦爲易字避複故也。

(丑)離世又云：「屢離憂而逢患」。王註云：「屢、數也。……數逢憂患已時也」。劉向稱「離憂」，直用屈子「離騷」之本意，最得靈均之微愜。

(丑)怨思又云：「蹇離尤而干詬」。王注云：「干、求也。……得過於衆而自求辱也」。

(丑)惜賢又云：「晉申生之離殃兮」。按此所謂「離殃」，蓋本上引招魂「長離殃而愁苦」之「離殃」。亦卽王逸所謂：「遭殃禍」也。

綜上所引，各例中之「離尤」、「離憂」、「離蹇」、「離謗」、「離慙」、「離殃」、「離罔」等，不論出自屈、宋、東方朔、劉向等輩之文，抑王、洪等人之註，（註一四）「離」字皆訓「遭也」。此靈均以下一脈相承之通義，班、應闡發在前，洪、王（叔岷師）顯揚於後，無煩作標奇立異之曲解。

者也。

三

王逸離騷經章句序云：「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袞。憂心煩亂，不知所想。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按：離騷篇名（註一五），本無「經」字。淮南王劉安離騷傳、太史公史記屈原列傳均但稱「離騷」。班固序離騷亦不言「經」。雖然，東漢人稱「離騷」者間亦曰「賦」（註一六），但鈔稱「經」。而王逸所以稱離騷爲「經」者，實本漢人尊經之旨（註一七）。愚考王逸之前，王充（公元二七—九一年）已稱離騷爲經矣。則稱「經」者，非自叔師始也（註一八）。其後郭景純註山海經引離騷文，偶亦稱「經」（註一九）。唐皮日休九諷序亦謂「屈平既放，作離騷經」。南宋洪興祖爲叔師章句補註，雖仍王逸稱「離騷經章句」之舊，但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爲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洪說甚是。實則南宋所傳古本楚辭釋文已無「經」字（註二〇）。朱熹楚辭辯證亦云：「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按：朱子所謂「非是」者，蓋指王釋「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云云而言；非指王釋「離騷」二字之義而言，因王氏「離，別也；騷，愁也」之訓與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本近。（見下文）。而王氏稱離騷爲「經」，乃本漢人尊經之旨，非謂離騷一篇原有「經」字也。姜氏校註離騷第一校文

云：「蓋王逸欲以離騷當經，九歌天問以下當傳。（王本于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諸篇題以下，皆附以『離騷』二字，是以諸篇當離騷之傳矣。）此漢世經生結習，欲以尊其所好，妄爲增益，蓋不可從云」。姜說是也。

王逸稱離騷爲「經」，說既不可從。其釋離騷二字之義，姜氏以爲「歷世釋者，皆略同於此義」（見姜氏校註卷第一）雖嫌言過其實，然從王說者，亦代不乏人。蓋王逸釋「離騷」爲「別愁」，不難自楚辭中求得內證也：

（一）離騷：「余既不難夫離別兮」。王註云：「近曰離；遠曰別」。

（二）離騷：「判獨離而不服」。王註云：「判、別也。……判然離別，不與衆同」。

（三）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王註云：「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合也」。又云：「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

（四）九歌國殤：「首身離兮心不懲」。王註云：「言已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忒」。

（五）九歌大司命：「孰離合兮可爲」。王註云：「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爲思也」。洪補云：「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所能爲也」。

（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王註云：「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

（七）九章惜誦：「衆駭遽以離心兮」。王註云：「言已見衆人易移意中驚駭，遂離已心……」。

（八）九章橘頌：「淑離不淫」。王註云：「言已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已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

而失義」。

(九)九章哀郢：「妒被離而彰之」。王註云：「讒人妒害加被離析郢而蔽之」。

(十)九章哀郢：「民離散而相失兮」。

(十一)遠遊：「離人群而遁逸」。

(十二)九辯二：「去鄉離家兮徠遠客」。

(十三)九辯三：「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王註云：「去己盛美之光容也」。五臣云：「

言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任。余委棄而悲愁也」。

(十四)九辯四：「重無怨而生離兮」。

(十五)九辯九：「願賜不肖之驅而別離兮」。

(十六)招魂：「而離彼不祥些」。王註云：「祥，善也。言何爲舍君楚國饒樂之處而陸離，走不善之

鄉，以犯觸衆惡也」。

(十七)招魂：「魂魄離散」。

(十八)惜誓：「離四海之霑濡」。

(十九)七諫沈江：「彼離畔而明黨兮」。

(二十)七諫自悲：「恨離予之故鄉」。

(二十一)七諫哀命：「上沅湘而分離」。